

平凡人生

愿将此身長报国

□谭虎穴

东汉时期,班超奉命出使西域。初始,鄯善王对汉使礼数有加,奉为上宾。几天后,鄯善王却对他们怠慢起来。班超判断,很可能有匈奴使者来了,鄯善王怕得罪匈奴,才疏远汉使的。班超遂召集部下,果敢地说: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。要完成任务,今晚必须除掉匈奴使者。”当晚,月黑风高,班超巧用计谋,带领三十六名勇士一举击杀、烧死匈奴使者一百余人。次日,班超进见鄯善王,向他出示匈奴使者首级。鄯善举国震惧,即与匈奴断绝关系,归附东汉,并遣子入汉为质。

这就是“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”这个成语典故的来源。后来,班超出使西域三十余年,平定西域五十多个国家,为确保东汉王朝西部边疆长期稳定,促进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,是三十多年前。当时我正在上小学,因为同学们经常拿我的名字开玩笑,我便哭着叫父亲给我改名。那时,男同学有叫文平的,也有叫勇军的,听起来要么文雅,要么勇猛,而我的名字却叫虎穴,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伦不类。父亲没有直接拒绝我,而是给我讲了这个故事。听完,我懵懂地觉得,能够与班超这个大英雄扯上点关系,也挺神气的。此后,

再有人取笑我的名字,我也能慢慢坦然接受了。后来我想,是否就在那时,一颗为国戍边的种子已经悄然植入我的心底。

小时候,我十分崇拜二舅。他是我童年里英雄的样子。他是位边防军人,长年在海南服役,曾随部队赴广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,并在战斗中荣立军功。对于从军和为国参战,二舅不仅没有后悔过,并且引以为荣。我对二舅最早的印象,始于他人入伍三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。二舅身高一米七八,身材颀长,英气逼人。那是个秋天,二舅头戴军帽,身穿佩戴红领章的绿军装,出现在我面前,我一下惊呆了。很快,二舅先用一只小螺号取得了我的信任,随后又用边境线上那些精彩的英勇战斗故事,让我对他彻底佩服。几天后,我便坐在他的肩膀上,陪着他外出访友或者相亲。两年后,复员回家的二舅带回一本《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忘录》。正是因为受了二舅的影响,大学毕业前夕,公安边防部队来学校招人时,我毫不犹豫地弃笔从戎。

既以丹心入警,便将此生许国。能够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军营,无疑是自豪而无悔的。入警后,我曾先后在机动中队、边防派出所、支队机关和边防检查站工作过。每个岗位对我都充满挑战,但

最令我难忘的,还是在缉毒一线工作的那几年。在那里,我和战友们一起直面过死亡,所以更理解肩上的责任与荣耀。有一次,在执行抓捕任务时,因为情报失误,我们未带警械便冲了上去。当我和战友将毒贩从小车驾驶位上铐出来后,才发现脚垫上赫然放着一把已开刃的新斧头。看着斧刃上那幽蓝的光,我们都吸了一口凉气。

2019年1月1日,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,公安现役部队不再列入武警部队序列,全部退出现役。回首过去十七年的军旅生涯,既有打击犯罪的高光时刻,也有抓捕失败后的懊恼痛心;既有收到群众锦旗后的喜悦,也有被误解无处倾诉的委屈。所有的一切,都已成为宝贵的财富。从此,我的人生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,成为一名守护边境和国门安全的移民管理警察。

“愿得此身長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。”公元102年,在帝国如血的夕阳下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离开西域,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洛阳。同年9月,病故,终年七十一岁,被葬于洛阳邙北山之上。

他是谁?他是定远侯班超。同时,他也是我的二舅,他,也是我。或者,他就是千千万万坚守在边境和国门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。

游泳的记忆

□崔正来



故乡山西安昌村濒临黄河,不时有少年儿童在黄河边戏水时,被淹死在黄河里。

1954年盛夏,在安昌村三圣庙小学上学时,由于天热图凉快,我偷偷到村西滩坡底黄河里去游泳。回村里时,正好在学校门口碰见程金锋老师。

程老师厉声问:“正来,你是不是下黄河游泳了?”

我摇头翻白眼说:“没有!”程老师命令道:“你把裤腿拽起来!”

我只好把裤腿拽上去,露出两个腿肚子。由于黄河水泥沙太大,游泳时泥沙会沾到皮肤上,只要用指甲一抠,就会出现一道白印痕。

程老师用指甲一抠,然后把我带到他宿舍门口,取出一个自制的乒乓球拍子,怒吼道:“你还贼翻眼,把右手伸出来!”我伸出右手,挨了程老师十几板子,小手被打肿了。程老师打一下,我“啊”地叫一声。没办法,只好咧咧嘴咬牙坚持着。

程老师打完右手后,又命令我把左手伸出来,于是又狠狠地在我左手上打了十几板子。挨板子的滋味真难受。从此以后,我再也不敢下黄河游泳了。不过,游泳一直是我的爱好。游泳是军人学习的一门课程。1965年春参军入伍后,在部队教练的指导下,我学会了蛙泳、侧泳、蝶泳、仰泳、潜泳等各种姿势。在兰州空军司令部,我还参加过武装泅渡西安兴庆湖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期间,与夏兴等有同学到韩城实习完毕,正值黄河盛夏发大水季节,同学们从韩城坐火车返回西安,我把手表、衣服、手电筒装进书包里顶在头上,横渡黄河游到山西老家安昌村滩头上岸。几天以后,我又自黄河南岸游到西岸,从韩城坐上火车回到西安,返回西大校园。后来,我在大连游过渤海、青岛游过黄海、厦门游过东海、三亚游过南海,在泰国普吉岛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、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等地,也下海游过泳。

2006年退休后,我与老伴在海南三亚住了好几年。一次我从海南三亚湾兰色海岸海滩下海后,一直游了十里水路,上了凤凰岛。凤凰岛是一个旅游风景区,要收费,由于我只穿了个游泳裤,身上没有带钱,巡逻的保安不让我从凤凰岛水泥桥上返回三亚市区。我只好返身下海,又从凤凰岛游了十里水路,返回三亚湾我所住的小岛。

游泳是一种锻炼身体的好方法。退休之前,我的体重有88公斤,还得了冠心病。退休以后,通过每天游泳,体重降到60公斤左右,多年的冠心病也被我游好了。要不然,我很难在十多年时间里完成多部创作。

往事如烟

邻里情深

□吕芳

前几天和朋友闲聊,谈到了邻里关系。朋友说:“我看住楼房就是不好,各进各家门,一年到头不打交道,有事都不互相帮助。”我对这话很不赞成。我给她说起多年前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,那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,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那天我休班在家,一大早起来和家人一起看电视。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,我公公赶紧去开门。

“焦叔,我上厕所滑了一跤,要血压计量血压。”是三楼胡叔的儿子。滑了一跤,扶起来就好了,我当时幼稚地想。婆婆听见了,赶紧把桌上的血压计拿给他。公公婆婆刚关上门回到客厅坐下,“咚咚咚咚”又是急促的敲门声。我起身开了门,是四楼矿区医院的刘大夫(她也住娘家),径直走向我家电话(那时没有手机,家中有座机的人很少),边走边对我说:“我给医院打个电话。”拨通电话,她焦急地说:“喂,急诊室吧,快带上氧气瓶、吸痰器等一些急救设施到院门口,有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去接,要救人。”楼下立刻传来摩托车发动的声音,一楼的王江去接人。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刘大夫也顾不上和我们多说话,快步出了门。门刚关上,“咚咚”又是敲门声,来人穿着白大褂也顾不上和我家人客套,进门后又径直走到电话旁:“喂,是外科吧,来两个大夫坐车到一栋四单元五号带上急救药!”时间就是生命。小侄子见此,干脆就站在门口专管开门。

胡叔的儿媳和女儿此刻正在厂里上班,连打几次电话,都没人接。公公决定去厂里找,我上楼去看看胡姨,看能帮什么忙。推门进去,看到满屋子都是人,有穿白大褂的大夫,也有休假在家的大夫。他们忙着给胡姨打针、输氧、做心肺复苏……抢救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。我心里也帮不上忙,待着还碍事,连忙退了出来。心里默默祈祷:苍天保佑胡姨没事。

一场楼上楼下、邻里之间抢救生命的接力赛进行了两个多小时,刘大夫他们也已经精疲力尽,但终因发现太晚,加上胡姨本身就有高血压,抢救未成功,胡姨还是走了。我们不能立刻把这个噩耗告诉胡叔,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,邻居们早就把他连说带劝,带到了别的地方。大家忍着悲痛把胡姨抬上灵车,望着远去的灵车,我悲伤不已。

胡叔因病不能随灵车回老家,家里就只留下了他一人,于是东家叫、西家拉,都拉他去自家吃饭,给他宽心,让他想开点。晚上又有邻居田叔陪他过夜,胡叔感慨地说:“这邻里好,比啥都好!”

这时,不远处飘来了歌声: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,世间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……”

快乐家园

秦岭四宝

□高涛



的找同事朋友帮忙收集……网友们称“秦岭四宝”为“清零四宝”,强烈表达出祈愿秦岭四宝守护人民健康平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心声,且纷纷留言点赞——“秦岭四宝核酸检测动漫贴纸,既传播了中国文化,又安抚了社会情绪,真走心!”

说起秦岭四宝,大家都比较熟悉,指栖息于秦岭中的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和朱鹮。秦岭处于中国版图正中央,是我国的中央水塔、中华民族的祖脉。这四种动物都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之所以广为人知,概因2011年西安世园会四宝馆进行了全球性宣传,继而2021年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再以秦岭四宝为创意原型。于是,秦岭四宝被家喻户晓,而这次大放异彩的“秦岭四宝”核酸检测动漫贴纸,不仅使“西安全城派发熊猫核酸检测贴纸”的新闻冲上西安同城热搜第一名,还让细心的网友发现“秦岭四宝”形象里的一点变化。人们都说,这变化既蕴含着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元素,也是中国现代运动时尚风潮的体现,两者的完美融合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秦岭四宝,不仅具有赏心悦目的观赏价值,而且具有重要的科研与文化创意价值。“秦岭四宝”核酸检测动漫贴纸,成为疫情时期特定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载体,寄托了人们对疫情早日离去的美好心愿,反映出人们对幸福快乐、充满活力、精神焕发、积极向上的生活追求,彰显了时代正能量,也潜移默化改变着社会价值观。

万花筒

老丁为财产继承担忧

□丁力

世相物语

娃娃一直不承认自己后悔当年没要个孩子,老丁理解,反正后悔也来不及了,不如硬到底。

这事不能怪政策,他们当年结婚的时候,老丁属于二婚且与前妻有一个儿子,确实没有再生指标了。但娃娃是头婚,即便按照当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,他们也可以再生一个。是两人商量着不要的,怎么能怪政策呢?因为他们结婚那年,老丁47岁,但娃娃已经40周岁了,要生孩子也是41岁之后的事情。不是完全不可以,而是非常勉强,且冒着极大的风险。从生理上讲,41岁之后的女人生孩子而且是头胎,风险确实太大。而娃娃显然不属于那种十分喜欢孩子的女人,更不是想孩子想到发疯的女人,自然选择不生,因此,这似乎也不值得娃娃。既然谁都不怪,那就只能怪“命”了,命该如此。

刚开始他们无所谓,觉得二人世界也蛮好,再说,如今“丁克家庭”多呢!但是每次出国旅行,飞机一离开地面,老丁就感觉极不踏实,不由自主地想到万一飞机出事,他们那些存款和资产归谁继承呢?这些都曾经是他们几乎奋斗一辈子的“事业”啊,难道最终会让它们无着无落?

这个问题不能往下想,一想,就仿佛飞机开往宇宙黑洞,深不见底、毫无光明,顿时感觉自己的晚年生活虽然衣食无忧,却已经失去目标与意义。所以老丁虽然想了,却不能说,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,还连累娃娃的心情,属于标准的自己给自己找别扭。

尽管老丁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问题,生怕引起娃娃的无谓烦恼,但这个问题始终是回避不了的,而且也不会因为老丁不说,娃娃就全然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和烦恼,除非她是个完全没心没肺、傻到底的女人,但娃娃显然不是完全没心没肺,更没有傻到底,所以娃娃也

有诸如“继承人”和所谓“老来依靠”的思虑,只是她和老丁一样,选择不说罢了。

不说,并不代表没有准备,暗暗较劲其实早已开始,因为人都是自私的,并且自私到极致,不仅生前斤斤计较,而且还为身后的遗产归属继承计较。老丁当然希望他们的遗产归自己的儿子继承,这似乎也是天经地义和名正言顺的,无奈儿子不领情,直接不认他。或者说“认”,但只认钱不认情。具体表现就是老丁往儿子的银行卡汇钱,儿子照收不误,但随后老丁发短信询问汇款收到没有,儿子只回复两个字“收到”,连个“谢谢”都不说。至于逢年过节或老丁的生日,儿子更是一个电话、一条短信都没有,有时候老丁忍不住,厚着脸皮把电话打过去,儿子也选择不接。再打一次还不接,继续打仍然不接。老丁不敢再打了,怕引起儿子更大的反感。老丁的尴尬、愤怒和委屈不必说,也不能说,因为无人可说,尤其不能对娃娃说,实在要说,只能自己跟自己说。

其实说与不说是一回事,娃娃早看出来。她起初或许也同情老丁,可老丁自己不说,娃娃只能选择沉默,但随后就开始另做打算,或许一开始就暗暗打算,娃娃打算让自己的外甥女继承他们的遗产。在老丁的儿子不认他,而他拼命讨好也只是热脸贴冷屁股的情况下,娃娃不动声色,假装无意中说自己外甥女,也就是她姐姐的女儿妮妮如何如何懂事如何,如何乖巧。老丁嘴上不说,心里多少有些鄙视和抗拒,外甥女怎么能跟儿子比?要是外甥女或侄子、外甥也来继承遗产,老丁多着呢!但是,娃娃说多了,对比自己儿子的无情与冷漠像仇人一样,老丁就多少听进去一些,至少在 he 印象里,娃娃的外甥女是个非常懂事的女孩,起码比他儿子懂事。再说,远亲不如近邻,老丁的儿子远在北京,而娃娃的姐姐就在身边,近在咫尺,倘若娃娃姐

姐的女儿确实懂事,住得又近,将来或许真的可以托付和依靠,至少好过没有。只是娃娃的外甥女当时在澳大利亚留学,老丁与她接触不多,不确定妮妮是不是如娃娃所说的那般懂事与乖巧。

娃娃已经在她外甥女身上下功夫,每次外甥女从澳大利亚回来,娃娃都带她逛街,疯狂购物,而且走的时候给她数万现金,或将人民币换成澳元再给她。如果是后者,则涉及老丁,因为他有朋友专门做外汇兑换生意,同样数目的人民币,老丁有办法换取更多的澳币。但娃娃并非每次都麻烦老丁,估计是几万元人民币一旦换成澳币就显得没那么多了吧,或者娃娃小心眼,不想让老丁知道她到底每年给了外甥女多少钱。倘若如此,那就是娃娃自己多心了,因为老丁并不反对娃娃给她外甥女钱,他甚至认为“遗产”最好不要等到死后才给,既然认定了继承人,不如生前就开始给,慢慢给。因为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,生前就开始给,继承人在你生前就对你好;死后才给,你死后继承人才对你好,但死后才对你好有什么意义呢?所以不如生前就开始给。

老丁对娃娃与她外甥女的感情毫不怀疑,因为外甥女是娃娃亲手带大的,相当于自己的女儿。有一次娃娃接到了她姐姐的电话,说外甥女在澳大利亚留学,娃娃难过得晚上睡不着,老丁心想,亲生女儿也莫过如此吧。

也确实相当于亲生女儿,因为娃娃自己一辈子没生过孩子,姐姐的孩子从小是她带大的,与亲生女儿差别不大,只是老丁对这个外甥女一直有些不踏实。了解甚少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他是有亲骨肉的心,对老婆的外甥女总不会那么亲。当然,倘若娃娃的外甥女真的那么懂事和乖巧,老丁也不排斥,还是那句话:有,好过没有。